

牛與兒子

陳亦玄

五個年頭了，李木士把他的牛始終看成家中最重要的一員。在五年以前，爲了要得到牠，李木士除了趕完自家的莊稼外，在夏天裡，他繫了一條佈滿大小補丁的短褲，翹着屁股在烈日下到處爲人家插秧，刈稻。到了冬天，他只裹了兩件麻布袋縫成的短衫，不是替人家挑土堆肥，就是四出找些煤炭，或是伐木的短工。雖然北風刮得他儘哆嗦，可是他的內心却日夜湧着一股希望的暖流。他時時屈指頭計算自己的積蓄，快樂的皺紋便縱橫在他那黃瘦的臉孔上。他想：

「近來蔬菜和工錢都漲了些，過了明年立春，我的錢大概够買一頭小黃牛了吧？再過一、二年，不但自己的田地免了犁種，還可以替人家望上幾甲地。那時我就可以給烏狗討一房好媳婦，有了他們的倆口子，我這副老骨頭就可以放下鋤頭扁擔，去海邊放牧牛，或是坐在大門口饒饒鷄鴨，抱抱孫子了……」想到了孫子，李木士忘形地雙手伸出向上一舉，他彷彿看到自己正抱着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娃兒，他慈祥地痴笑了起來。這也難怪，他們李家自從烏狗落地，到現在已經二十幾年沒有聽見嬰兒的啼聲了。

因爲如此，他也不讓烏狗有一刻的空閒，只要東方剛翻白，他便把正在「呼盧呼盧」打鼾的兒子搖醒。趁着他撒涕的空兒，他像夢遺的麻雀，又咕嚕起那一篇老話：

「儘是貪睡，少年家不打拚等待何時？祖宗不留給我們家業，使我們窮了一輩子，只是我們不能代用麻桿當骨樑，用棕葉做門扇呀！不肯勤快，你是想土地公會指引你去檢一塊金磚，去鋤到一萬銀子？沒有的事，天只會下雨不會下穀子。你想你老子把肩頭當做大路，一天沒有放下擔子，還不是想把家弄得像樣，還不是爲了你，難道我死了能帶到墓坑裏去。唉！唉！」

其實烏狗並不是不勤快，不過年輕人貪睡一點是真的。他全沒有把他老子這套發了霉了老話聽進耳來。他照例是擦擦濕淋淋的眼滑了床來，一脚把破木屐掃進床底下，掘起鋤頭，一聲不響地開門出去。這時李木士已把旱煙管插在褲頭上，帶上門眼着下田去。每當他望着烏狗鋤頭帶着鐵勁往山裡落，他便暗暗地向自己提醒着：

「兩條腿子抵得石柱了，一鋤頭抵得我三下。是時候了，這小子應該有個老婆了！」想到媳婦，他又記起了他的牛來了，於是手中的鋤頭也就更快的起落着。

(一)

第二年的立春過去了，接着雨水也過去了。果然上天沒有委屈這個勤儉的農人，就在驚蟄的前一天，正當日薄西山，紅霞滿天的時候，李木士從五里外趕着一條油亮肥碩的小黃牛回來了。犄角上貼了一大塊紅紙，牠時時搖着尾巴，用詫異的目光探着陌生的周圍，有時還驚慌地「呦呦」叫了起來。李木士疼愛地撫摸着牠的脊背，烏狗把一簇簇竹子草送到牠的嘴邊。嫣紅的斜陽照在他那乾癟的笑臉上，映射出從來未有的光彩。

許家三叔公這時也走過來，用紅轎帳把小牛從頭到尾掃一遍，顫動着頭說：

「木士哥，你好眼福，這麼好的牛也給你！你買到了。買了一頭好牛，得了一隻金福。我看：你：的運氣轉啦！」

李木士裂着嘴巴，把牛頭抱起，用手扯開牛嘴，像剛下蛋的母雞般叫起來說

「寶泉伯，你看，多好的牙齒，像刀切過那麼齊。」他可用手摸摸牛的腰部

和胸部。「腰身長，胸闊潤，所以出蹄也勇壯。」他再從烏狗手中抽了一枝竹子草，在牛眼前晃動着，笑得更放肆了：「寶泉伯，你再看看牠眼睛，黑溜溜地像十七八歲的大姑娘那麼靈動，如果出世做個女孩子，準害死半村子的少年家。過兩年準過三四甲田地是穩當的！」

從第二天起，人們便看到李木士一空下來，就牽着他的牛，慢慢在海邊走着。他把牛牽到折了放在牛背上，任牠在草坡上嚼着嫩草：自己便在附近檢一些枯樹枝。每當他發現別家的大牛走近他的小黃牛時，他便放著嗓子嚷：

「喂！喂！那是誰家的牛？請你們把牠趕開，不要叫牠抵了我的小牛呀！」

那些放牛的孩子們，在這時便故意朝同伴大叫：

「喂！去趕開呀！別抵了木士伯的小兒子！」

「你們看呀，木士伯不疼烏狗只疼牛了！哈哈！」小孩子中一人一嚷，大家登時拍手附和轟得大笑了起來。

(二)

一年半的時間，說是長却又很快地飛過去了。李木士把他的牛餵得胖胖的，看不見尻骨。牠現在已長了一身澄澈而有光澤的毛，頭上頂着兩隻酸酸的犄角；無論走起路來，或是躺在地上搖頭反顧，都顯得異常神駿，一架好花已經開放在李木士的心窩上，他開始利用他的放牛時間，用砂紙和木賊去磨光那隻新買的牛鞭了。

這年秋天，在翻耕田的時候，李木士牽了他的牛下田試犁了。那是多麼好的一個秋天下午：雲高月在飄流，一隻老鷹靜着圓眼在飛旋偵察，太空顯得極其湛藍，只有較高闊地的一塊塊樹林和蕪菁。風使蘆葦在清藍的河面抹上許多亂影；又使人從單衣裡感到一陣涼快。村舍間忽而傳來一兩聲疲倦的雞啼，配上隨風飄動的牛脖子上的鈴鈴聲，反使原野充滿了一種清爽的韻調。

李木士撫摸一陣牛背，然後把犁輕輕架在牠的項骨上。牛不習慣地扭身扭了兩下，向前衝了兩步。李木士跟着上去，拍拍牛背，細心把繩子繫好，才叫烏狗在牛的前面拉，他自己在後面扶着犁。他們慢慢地走了幾步，牛便不肯走了。李木士放下了犁。走上來摸摸牠的項骨，愛撫地罵：

「我還不曉得你肩頭痛，只得慢慢學！做牛不拖犁，做官不穿鞋，這還成樣嗎？」

於是他們又慢慢地走着，勉強來回拖了兩行。李木士便對烏狗說：

「烏狗，放手，讓牛自己走着看。」

烏狗答應着把手一放，牛一下擺脫了牽制昂頭快走；可是他全不受李木士的指揮，他拼命把繩子向這一邊拉，牠却拼命把犁向那一邊拖，把一條畦溝犁得彎彎曲曲去。

李木士跟隨喘氣了一陣，索性把犁放下，又帶着笑罵了起來：

「幹你娘的！我不出主意，你來出主意好了！」

(四)

幾年來，雖然物價高些但在這一帶鄉村的農人，都還度着平穩的日子，尤其是李木士父子倆，一直在咬酸菜，披破衫；魚肉貴，布匹貴，根本和他家沒有關係。相反地因爲他們和平日夜勤勞的結果，漸漸又儲積了一筆錢。就在這一年的除夕，他在灶前點了香燭，煮幾碗菜請了十來個親戚和近隣，極簡單地爲烏狗娶了一房媳婦兒。

置身於順利的境遇裡，一時使李木士追憶起十年前鎮上，那白鬍子相命先生康鐵口對他說「老運亨通」的舊話。不是嗎？跟着餓餓餓餓，抱抱孫子的日子就要到了。每天夜晚他在燒香時，總喃喃地向著上天祝謝，又對着他的父母和妻子的神主千篇一律地禱告着：「阿爸、阿媽、阿鳳：庇佑咱一家和牛身體勇健，好年冬，大賺錢！」大清早，看見烏狗兩口子擡上鋤頭，相隨着帶牛下田去，他時時不自禁地把雙手在肚子邊搓幾下，同時點點頭喃喃了一聲，好像喝了一杯清甜的涼水。村子裡誰不說李木士走得是蜂蜜運，越久越甜。許家三叔公便常拍拍李木士的肩膀，吹着白鬍子說：

「木士，你這叫做『養正住瓦』，結局自有出頭的日子。」

「這是天公的福蔭，」李木士笑嘻嘻地搓着雙手。「也是實景伯你曾愛顧我們。」可是，在不久之後，李木士舒鬆的心又緊張起來了。原因是討媳婦用去了他所有的積蓄，所種作的依然只是那五分地，却還添添了一個會吃飯的。生活緊迫，此後不但是他一家子更動快了，同時也盡其量使他的牛替人家犁田了。

現在李木士疼他的牛更有甚於他的兒媳婦。熱天，做完工作，他常把牛帶到河邊為牠洗刷身上的泥土，然後把牛繫在大榕樹下蔭涼。一捆稻草，由樹幹上吊下來，剛好挨在牛的嘴邊。如果是發現了一隻牛虻，他一定趕着把牠打死，之後再把手去抓抓牛被釘的地方。冷天，和牛在屋子旁邊曬太陽是他最快樂的享受。不知多少次這樣交代過他的兒媳婦：「泔水要燒熱一點呀，放兩把麥粉，加幾粒鹽。冷天裡人喫了口冷飯還打寒噤，牛也要讓牠喝口熱的。」

(五)

而牛，也似乎很眷戀他的主人，只要李木士在他的旁邊，他便極安靜地臥在地上，輕逸地抖動着尾巴。

又到了丹荔照映的時節了。

在刈盡了早稻，農人們便整天在田裡車水翻土，準備播種第二季的稻子。

這一個月，該是農夫和最辛苦的日子！

好久沒有下雨了。李木士的一家，更忙得不可開交。他那兒媳婦把午餐放在早飯時一齊煮好，於是帶了一竹筒草茶，一鉢冷飯，一碗醃菜，兩塊鹽魚，一捆乾草，就這樣，他們和牛整天泡在田地裡。他們車上了河裡的水，也車出了身上的汗。水車還會「嘎嘎」地叫，他們却默不作一聲。一家子更瘦更黑了，可是李木士是絲毫不關心的；他把他的心牽掛在牛身上，因為牛也瘦了。牠那双球凹下去，顯示出業已疲勞不堪。

毒辣辣的太陽，好像把整個世界都焚燒了起來。大家都相信鎮上看命先生的話：今年是火鴨神下凡，因此天氣熱得出奇。水牛躺在河裡，再也不肯上岸。狗整日臥在樹蔭上伸舌頭喘氣。就是那頂喜歡吵鬧的雞，也躲在綠葉深處，悶聲不響了。

中午時候，海上雖然冒起了一大片烏雲，也響了幾聲雷響，但一直不見雨點，而且把風也凍結了起來。大地上籠罩着一種像快冒煙似的蒸熱。人似呼吸着煙火，鼻孔裡是那難受，窒息。

烏狗正趕着牛，一拐拐地在犁田。牛拖着跟蹤的步子儘在喘氣；汗濕透了牠的週身，好像牠是剛從河裏爬出來的。烏狗則襯着赤黑發亮的身上，不斷揮汗。他的双脚好像踩在開水裡一般疼痛。他也曉得牛是吃不消了，可是他索性把最後兩行趕快犁掉，然後讓她休息一番。所以每當牛搖搖身子停步不前時，他便忍心地把鞭子往牠身上抽打。這樣一次又一次。牛起初勉強挪了幾步；終於無力支持，似山崩般跌倒在田裡。

一種極大的驚悸襲入了烏狗的心頭，他眼前一片黑影，昏眩地墮了下來。馬上，這一場滔天大禍，又使他清醒過來。他連忙放倒犁，雙手用手去扳扶有一半已浸在泥水中的牛

頭；可是牠只把雙眼翻白了兩下又閉上，然後一直在激烈喘動。怎麼辦呢？他呆了一陣，終於把牛頭擱在犁把上，全身酸軟地跑回去。

好像五雷打在心窩上，

李木士拿了一把小刀，一盞鹽水同烏狗跑到田裡來。牛已經把嘴巴埋在泥裡，他們好容易把牛牙齒剔開，在牛舌上重車割了一刀，同時用鹽水灌了進去。可是任憑他們怎樣努力，這隻良善而忠勤的牛，依然慢慢地停止了呼吸。

簡直是死了一個最得力的親人，李木士蹲在死牛的旁邊號啕大哭；他摸著牠那緊閉的嘴巴，眼淚正滴在牛的睛睛上。烏狗又是害怕又是痛心，他腦門「拍拍」地響，一手無力地擱在牛背上，惘然不知道該怎麼辦才是。

「我也叫你整天來拖犁，看你吃得下！」李木士忽然一抹眼睛，指着他的兒子怒吼了起來。「鐵打的用久了也會發燒的！現在把牠活活拖死了，這張犁交給你去拖！」這一下給予李木士的悲憤，是相等於二十年前死了烏狗的媽。那時烏狗才五歲，整天抹着鼻涕不知世事。李木士一個人得種田、挑水、撿柴、洗衣、燒飯、照顧孩子；做着父親與母親的雙份工作。更使他疼痛難忘的，是因為她的死，化掉了一筆幾乎可以買到一條小牛的積蓄。現在，他這一頭五雷也殛不死的又肥又壯的牛，竟無息地躺在泥巴裡。幾十年辛辛苦苦所達成的期望，像太陽一下滾落西山，什麼也不剩了！於是他罵着，哭著：黃昏來臨了。烏狗請了幾個知己的壯漢，帶着竹槓挑繩，下田來抬牛的屍體。烏狗用眼睛掃了大兒子一眼，又畏縮地看了他的父親，囁嚅地說：「人家都說中了的肉沒有毒，不如把牠宰了，帶點肉……」

他話還沒有說完，李木士便又咆哮了起來，帶點罵罵：

「我只要宰你！可憐這隻牛一生沒有歇息地工作，把牠拖死了，還要叫牠換刀！還有良心？我就是要宰你！」

烏狗一聲不響的走出來，和他的朋友們，默默的，在大家一齊動手之下，不久滾石上堆起了一座土墳，把牛深深地埋在裡面。李木士好像他的一顆心，也跟着牛被埋土裡了。

(六)

這是牛死後的第三個晚上了。李木士依然帶了一把木棍，一束冥紙，有氣無力地走到海邊。他是來巡守牛屍的。因為這兒野狗極多，（未完，下接廿六頁）



阿月的婚事

加龍

前情摘要：阿傅叔的女兒阿月，是一位美麗而勤勞的鄉村姑娘，她和青年農人阿火彼此愛慕，但前途的阻礙很多。黃阿李外號光頭李，天性陰險，先後時時了機計，他也看上了阿月，利用情狀壓迫阿傅叔，強娶阿月嫁他。

這天，媒人要求答覆的最後一天，阿貴叔婆與阿火同時到了阿傅叔家，阿貴叔婆催促阿傅叔允婚，阿火却說這門婚事等三、五年還不遲，因為光頭李已給捉進官裏去了，這話正如晴天裡忽然打了個哈欠，大家都驚住了。

(三)

「哈哈……」阿火又哄笑了一陣子說：「無惡不作的光頭李，終有一日難逃法網的。我今天傍晚上街買茶葉，在茶廠裏聽到，滿街人都在議論紛紛哩。我聽到的就不止一件啦。中壠鎮的某戲院，他是合夥人之一，他吞沒了一筆籌建基金，最近才發覺。還有，他強姦了那戲院的售票女孩子。另外一件是他牽連了一件新竹縣下一件偽造案子的案子。這些不管可靠不可靠，總講一句，他被逮捕了。我們都知道他個人，隨便洗洗，都有很多很多污陷。所以我說再遲三幾年，不，就說十年八年也不算過份哩！」

「這是真的？」阿傅叔問。

「當然生才騙人。」

阿傅叔額頭的陰雲剎那間就廓清了，阿月的一双大眼睛也發出異常的光輝。只有阿貴叔婆急促地喘着氣，好一會兒才說道：

「呢，呢……我怎麼沒聽到？啊，那我要去問清楚再來說。是啊，我要走啦……」說着步履蹣跚地走了。

這時東方山上，月光穿破雲層出現了。銀色的光輝灑下來，遠近的幢幢黑影都在一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踪了。

「阿傅叔，你可以放心啦。這隻害蟲無論怎樣也會被除掉的。」

「是啊。真的能除掉，那我們大家都快樂啦，天下太平啦！」

「阿傅伯，還有更好的消息哩！這也是我剛才在街路得來的。」他說着從口袋裏掏出一份報紙，在月光下照了照，又說：「你猜是什麼？猜不出吧。石門水庫明天就要開工啦！」

「石門水庫啊？阿傅叔反覆了一聲。」

「阿爸，你都說我聽錯了，看，陳副總統要來哩！」阿松得意非凡。

「我要看副總統！老二也聽和了一句。」

「對了，小朋友。阿傅叔，我從工廠要了一份今天的報紙，上面寫得很詳細。我們趕緊，讓我講給你聽吧。」

阿傅叔有些不敢相信。你說，這是可能的嗎？不過事實是事實，眼前一張報紙證明着一切。哎呀！僅僅五年之後，這一帶的看天田也都能得救啦！再也不用看天公的臉色啦！而且，而且連茶園，如有必要，也可開田，變成永遠永遠水充足良田！中壠，桃園方面的食大田的田，不是三十年來夢想的嗎？如今，如今自己的田，不但自己的，阿炎、阿良哥、阿水哥、阿庚的……大家的田都成為食水圳的田啦！這不但是做夢吧！還要開電廠嗎？是啊，電廠近啦，我們也可以裝電燈，以後孩子們讀書，不會再給煤油煙薰

得鼻孔變成小黑洞啦！奇蹟，奇蹟出現啦。世間上竟有比天公還大的力量！哈哈，以後的事可不少啦！孩子們的衣服、鞋子，大家吃的豬肉……阿傅叔想着，想着；只感到一股泉水流在中心湧湧着，不住地往上沖刷。他覺得眼睛濕了，小油燈的火焰模糊了。他忍着不使淚滴掉下來。

次日早晨。街路上。

太陽光下高聳入雲的彩樓、停佇的無數國旗、磚柱上紅紅綠綠的標語、來往的人群面上的笑容和手上的小三角旗；更有那彼此起伏的大鼓、大鑼、八音隊的噪音，把鎮上點綴得喜氣洋洋，就只有七月半中元大典才能比擬這氣象。

廟前的水門汀戲台上，起鼓了。正在排八仙。李鐵拐出現了，把那隻跛了的腳擺得好不用力，弄得無心觀看的觀眾們也不由不投以哄然大笑。

十一時左右，路上的人群忽然騷動起來。人人忙亂地擠向兩旁的停佇腳讓出馬路來。不知誰先放起的爆竹，聲音傳出，別處也立即呼應，在響徹雲霄的爆竹聲和人們的歡呼聲中，以一輛吉甫車為首的汽車大隊，徐徐地駛過了。

吉甫車上一位髮髻斑白，紅光滿面的人，手執帽子，頻頻回頭道擁塞在一堆的人群點頭、微笑、擺帽子。……

在這騷動的人群中，有一位結實強壯的青年，扶着一輛腳踏車；車上坐着一位體態之色還留在髮邊，似乎是久病初癒的老婦人；這老婦人左邊扶着車左臂的是一位四十多歲樣的模實莊穩漢子，右邊則是一位年輕美麗的村姑，這女孩子背着一位手執小旗的小弟。吉甫車過去了，大家都翻起腳跟，想多看一眼那車上的老人，只有這位村姑，也許是因為覺得自己身材沒有男人們高，即使翻了腳跟也無濟於事吧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直注視着扶車把的年青小伙子的臉，深深地……（完）

（上接二十三頁「牛與兒子」）

時時成群結隊地爭奪着被埋了的死牲口；有時還殘酷地嚼着半個柴炭到處追逐。天上雖然沒有月亮，可是星星却特別燦爛。四週環繞了模糊不清的夜網。夜來的海風，依然帶着一股熱氣吹向岸上。夏蟲開始了熱情的開唱。紅蟹蟹也斯文地在海灘上乘涼散步。海潮退得深遠的，顯得海灘更遠更闊。

李木士把木棍子往地上一放，把冥紙錢砌成一堆，然後點起來。黑糊糊的海邊，飛起了一片紅光，映照出李木士那緊皺的眉頭，失神的雙眼，襤褸的衣裳。他虔誠地朝着墳頭合掌直拜，悲傷的聲調在喉裡響着：

「牛呀牛：你在我家足足五年，我們也草一捆，泔一桶的沒有虧待了你。現在你的壽數盡了，也不能怪我們。你也是前世作了孽，這世才受報應變牛來受苦。現在受苦盡了，我在這裡替你求個羅王，把你轉胎到好人家去。做人去！唉！牛呀……」

冥無煙過了，李木士膝雙手坐在海堤上，望着一片片的紙灰向遠處飛去。他又默默點起他的旱煙管，煙從他那扁扁的嘴巴裡噴出來，在他眼前繞了半圈又隨風而逝了。他的思想也隨着煙嫺嫺起飛了，他想起死去的妻子，想起這條牛才買回來的那一天的情景，想起犁和耙、想起兒子、媳婦、孫子、雞鴨，想起還沒有犁的田地，想起三天前……他神無所屬地慢慢低下頭來，讓那根棍子親密地依在他的肩頭上。

突然，耳邊一陣叮叮聲，他看見許多黑點衝向牛頭。他抓了木棍，一躍而起，像雷電似的喝叫：

「噉！噉！」

周圍依然那麼平靜。李木士茫然舉目四顧，零落的狗吠聲從村中隨風傳來。那裡有狗的影子，只是牛墳邊的兩棵小烏桕樹，在黯淡的星下婆娑搖曳……（完）